

血影神功

陈青云著



目 录

一、	雪江七星图.....	(1)
二、	天 地 奇 书.....	(52)
三、	雾 谷 魔 帝.....	(90)
四、	惊 天 雷 鸣.....	(116)
五、	大罗金刚掌.....	(144)
六、	恐 龙 大 帝.....	(177)
七、	五行移魂掌.....	(228)
八、	七星天煞阵.....	(299)
九、	辟 毒 神 珠.....	(348)
十、	红 潭 教 主.....	(390)
十一、	罕 世 绝 学.....	(429)
十二、	神 狐 天 凤.....	(470)
十三、	生 死 决 斗.....	(497)

一、雪江七星图

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，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？

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吟中秋的佳句。

这天，正是中秋佳节之夜，碧空如洗，月圆似镜，银光四射，照耀大地，如同白昼！在洞庭湖之滨，正停泊一艘大船，此刻船舱紧闭，船外甲板之上，静悄没有一条人影。

可是湖面之上，却没有一艘船只，也没有一个游客，际此佳节，为何湖面之上，显得如此沉寂？

蓦然！湖岸之上，出现一个身着灰袍的老者，他行色匆匆，行走如飞，不一会，便来到大船停泊的地方，跃身而起，落在大船之上，但见船上舱门紧闭，没有见到一个人影。

灰袍老者，举手敲着舱门，“笃！笃！笃！”几声，震破四周岑寂。

不久舱门打开，出现了一个中年打扮的船伕。

灰袍老者，一拱手便举步向舱里走去。中年船伕忙伸手拦住道：“老丈请到别处去搭船，这儿不行。”

灰袍老者缓缓抬起头来，双目炯炯，发出两道摄人心魂的寒芒，使那中年船伕看了心中骇得一怔！

中年船伕忙堆下笑脸，继续道：“我们并非见外老丈，实因这艘船早已被人租下，专运一口灵棺到四川峨嵋‘万美峰’安葬，不能搭其他客官！”

灰袍老者双目寒芒忽然敛去，道：“船舱里颇为宽敞，

在下就在下层舱底，找个休息的地方，不会惊扰丧事。”

中年船伕苦笑道：“船只既已包租人家，我怎能再搭其他乘客？”

灰袍老者摇摇头，不理睬船伕的话，举步向舱里走去。那船伕顿时感到有股威猛无儔的劲力向他冲来，他只有向一侧闪避，顿足道：“待会送葬人不允时，可别怪我！”一面关上舱门

灰袍老者步入舱里，只见一口巨大的楠木黑色棺材，放在船舱中央，香烟缭绕，素帷青灯，气氛颇为肃穆哀寂！

守在棺材的旁边，有一对青年男女，都身披孝服，匍匐地下，微微啜泣，对灰袍老者进入船舱，恍似未闻未见。

灰袍老者也不望那二人一眼，走到船舱东南角间，面向舱角跌坐！

一会工夫，湖上响起嘹亮的歌声；

“明月湖上游，

烟波处处愁，

浮沉千古事，

谁与问东流？

.....”

歌声渐近，皓月照耀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，背挂一只大酒葫芦，踏波而来，刹时之间，便飘落船上。

顿时，舱门一阵剧烈的响声，那船伕又去打开舱门，正要开口说话，那蓬头垢面老者嘻嘻低声道：“老夫进去瞧瞧，不碍事！不碍事！”说着，便从舱门跨了进去！

蓬头垢面老者一扫船舱景况，取下背上葫芦，仰起脖

子，“咕噜”了几口之后，便坐在船舱西北角上。

船伕目送蓬头垢面老者坐了下来，正欲关上舱门，突然一股热气向他袭来，船伕大吃一惊，慌忙向后暴退，倏然间，舱门口站立了一个高大的红袍怪汉，双目似火，射向船伕。

船伕骇得一跳，忙问道：“客官有何贵干？”

那红袍大汉，鼻孔中仅哼出了两个字：“搭船！”便举步向舱里走去。船伕拦不住他，只闪避一侧。

那红袍大汉昂首走进船舱里东北角上，缓缓地坐了下来。

船伕站在一旁呆楞了一阵之后，正欲向前关上舱门，蓦然眼前人影一晃，便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，身着黑色僧袍的老和尚。

那老和尚年纪看上去似在八旬开外，长眉入鬓，白髯垂胸，满面红光。他双手合什，低沉地喧了一声佛号道：“老衲特来向施主化一次缘，施主施捨一点吧！”

船伕摇头道：“船里正在办理丧事，大师还是到别处去化缘吧”！

老和尚微笑道：“佛门广开，普渡有缘之人，施主办理丧事，老衲正好为亡魂超渡一番，引导他早登极乐……”

船伕苦笑道：“他们要把灵棺运往峨嵋山安葬，目前不请和尚诵经念佛。”

老和尚长眉一动，面带严肃地说道：“老衲以慈悲为怀，救人为本，今夜老衲有要事，必须要搭乘施主之船，请施主听老衲之言，在船舱借一隅之地，贫僧感谢施主了。”说着，双手合什，又对船伕施了一礼。

老和尚合什一礼之后，便径往船舱里走去。

船伕见那和尚一派仙风道骨气宇，也就不再拦阻，让他走了进去。

老和尚步履如云，眨眼间，便走到船舱西南角上，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月华中天如洗，大船开始缓缓驶向湖中，那船舱里跌坐的四人，都是面角而坐，谁也没有作声，一个个恍如老僧入定！

那身穿孝服的一双青年男女，这时停止啜泣，微微抬起头来，正在望着四角跌坐的人，要想说话，突听远远传来几声怪啸之声，那一双男女面色微微一变，忙探首舱外一看，在皓月照耀之下，忽见烟波浩渺之中，涌出五艘大船，在湖面滑行，来势似箭，很快接近这艘大船，一字儿排开，显然是要封住这艘大船的去路！

接着五艘大船之上，人影一阵幌动，同时飞出来五道人影，眨眼之间，跃落这艘大船之上。

这艘大船上身着孝服的一男一女，缓缓站起身来，男的低声对女的道：“师妹守住师父的灵棺，我到外面看看就来！”说着打开舱门走了出来。

那飞来的五道人影，一见舱门开处，走出一个身着孝服的青年。他们忙抱拳道：“巫大侠一生仁义布四方，声誉满江湖，不想忽作古人，他灵柩既过洞庭，请容我等五人一祭！”

那身着孝服的青年，剑眉一竖，目光微注，便认出这拦船的五人，乃是“长白五凶”，不禁面色微沉，说道：“长白五杰若想向家师英灵致祭，必须等在下将家师灵柩护送至

峨眉山后，公开举行，这样草率不恭，恕在下难以遵命！”

“长白五凶”中为首的“毒骨勾魂”方天，闻言冷笑道：“关外高手，中原豪杰，均云集洞庭，齐欲向巫大侠一致最后敬意，怎的还说草率不恭？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哦了一声，冷哼几下，道：“原来除了‘长白五杰’之外，还有其他武林朋友埋伏在此？想那船舱里的四个怪人，也是你们相约而来的？”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怔了一下，忙问道：“船舱里还另外有四个怪人？他们是……”方天话声未落，船舱里便传出一阵纵声的长笑。

笑声未了，船舱东南角上的灰袍老者长吟道：“从来武林出怪杰，泰山首推第一人！”他声音响亮如雷，大船都为之震动起来。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泰山上人，也来此地？”灰袍老者哈哈大笑，接道：“什么上人下人的，一个放浪不羁的糟老头子罢了，兄台过奖，老夫实不敢当！”

方天正欲说话，笑听船舱西北角上传来一阵歌声：“终南山上产美酒，老夫终日卧酒中，明月畅游五湖里，一生从来不知愁！”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讶道：“终南酒客，亦来参与此次盛会？”

那蓬头垢面老者仰面大笑道：“你们‘长白五凶’能来的地方，难道老夫就不能来吗？老夫生平嗜酒如命，赶这场丧事，必有好酒喝，所以老夫从南山不远千里，赶来此地，想喝上三杯！”说罢，又是一阵大笑。

他的笑声，不仅震得船身晃动，而且船下湖水起了波纹。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，面色微微一变，蓦在此刻，船舱的东北角上，有人接口道：“兄弟红如火！你们祭奠之事，也有兄弟一份！”只见他红袍一阵抖动，便发出一股热气，站在远离他三丈开外的“毒骨勾魂”方天，也感觉奇热灼身。

西南角上突有人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古今绝技发源地，少林屹立嵩山中！”

“毒骨勾魂”又是一惊！沉声道：“少林天云大师今夜也有此雅兴，来游洞庭么？”

天云大师长眉一动，晒然笑道：“你们‘长白五凶’能从关外万里迢迢赶来此地，难道老衲就不能出少林寺活动一下筋骨么？”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，见武林四大高手，似都是冲他而来；他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，思忖眼下情势，如果动起手来，对他极为不利，只有暂时忍耐，等他师父“千毒一叟”来到之后，再作处置。

于是，也堆下笑脸道：“四位都是方今武林罕见高手，今夜能连袂齐聚洞庭，足使湖光月色增辉不小！”

红如火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满口废话，‘毒骨勾魂’我要问你，你们‘长白五凶’今夜赶来洞庭湖，目的为何？”

万天冷笑道：“我们略备三牲酒饭，特来为巫大侠祭奠一番！”

泰山上人常修天沉喝一声道：“阁下既是来祭奠巫大侠，为何不举行祭礼，在此罗嗦干什么？”他语意森森，有点气势逼人！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面色一寒，怒道：“常修天，老夫是尊重你一大把年纪，你不要倚老卖老要晓得我‘长白五杰’

并不怕你？”

终南酒客耿介凡嘿嘿几声，接口道：“谁要你这几个小毒物害怕？你们那点子功夫，不妨拿出来给我这个老酒鬼看看！”

“长白五凶”中的老二，“毒魔阴手”性情暴躁，在旁边看得早有些不耐，此刻，他再也按捺不住，暴喝一声道：“老酒鬼！你有能耐就出舱来，老夫见识见识你的酒上绝学！”

终南酒客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毒物指名挑战，难得！难得！”说着，缓缓取出背上的大酒葫芦，仰起脖子，“咕噜”了几口，又道：“小毒物尽管出手，老夫不动手就是！”

“毒魔阴手”方成正要施为时，“毒骨勾魂”方天忙摇头道：“二师弟暂时息怒，咱们今夜是专程为悼祭巫大侠英灵而来，和他人动起手来，对丧者多有不恭。”

泰山上人常修天大笑道：“大毒物讲话还有点象人话，你们既是不远万里赶来，为何还不速举行祭奠之礼？”

“毒骨勾魂”方天答道：“因为敝师还没有赶来，所以只有停船少待片刻，敝师等会就到！”

泰山上人常修天、终南酒客、少林寺天云大师、红如火等四人，面色微微一变，天云大师沉声问道：“‘千毒一叟’，也要赶来此地么？”

“毒骨勾魂”正欲答话，突闻船桅杆上响起一阵阴森的长笑，笑声震得大船向左右摇晃起来，在月光照耀之下，从桅杆上飞下一道黑色的矮小人影。

那矮小人收敛笑声，冷冷道：“长修天老怪物，你没有长眼睛，老夫已来多时矣！”

那身着孝服的青年暗暗吃了一惊，凝目向卓立在船甲上的黑衣矮小人看去，只见那人年纪约在七旬以上，黑巾包头，黑袍过膝，塌鼻小眼，面如猴脸，黑须垂胸……

此人正是名震江湖的长白派掌门“千毒一隻”。千毒一隻一现身，终南酒客、秦山上人、少林天云大师、红如火等四人，同时吃了一惊。

秦山上人嘿嘿几声接口道：“老毒物风尘万里，赶来洞庭，真是为了祭奠巫大侠一番么？”

长白千毒一隻右手一捋胸前长须，冷笑道：“老怪物所猜不错、老夫迢迢万里赶来此地，专诚是为祭奠老友而来。”他转面对长白五凶的首座弟子毒骨勾魂方天道：“你们把三牲酒礼纸钱香菓摆好，待为师的对这位名震中原的巫大侠祭上一祭！”

毒骨勾魂方天闻言，遂指挥手下，自前面五艘大船上，抬出预备好的供果，摆设香烛等物。

这时船舱里忽然出来一个身着白衣孝服的少女，她莲步缓移，走近甲板上那位穿孝服的青年，低声道：“师兄，他们既然有人领导，我们就让他们举行一次绿林公祭也好，看他们玩什么花样！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，目中一射精光，冷然点头，与那少女一换眼色，双双移身退后几大步。

香案摆好之后，千毒一隻突然响起一阵阴森森的长笑，他两目射出摄人心魂的寒芒，扫了两位身着孝服的青年男女，然后一敛笑声，冷冷问道：“二位想必是巫大侠巫必成的高足，老夫在未拈香致祭之前，有一事想在二位前请教！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应声说道：“你有话尽管请问，在下知

无不言，那里当得起请教二字？”

千毒一隻一双鼠眼之中，精光微闪，凝住灵棺有顷，蹙眉问道：“老夫十年来虽然足跡未出长白，但耳目尚能观察江湖大事，风闻巫大侠顷由关外而来，并取得‘雪江七星图’，为何骤然归真，万缘撒手？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叹了一口气答道：“不错，家师确从关外松花江上而来，不过并不是为了取什么‘雪江七星图’，才去关外的，目前不幸竟骤然仙逝……”

千毒一隻双眉一轩说道：“听少侠这等说法，巫必成是无疾而终了？”

孝服青年又叹息道：“家师十之八九，是遭人暗算了！”

千毒一隻略一动容，道：“巫必成一身武学，为中原佼佼者，岂是容易遭人暗算？少侠之言，有点使人难以置信。”

那身着孝服的女子突然冷冷接口道：“你句句追问，咄咄逼人，不相信又怎样？”

千毒一隻目光扫向那女子，只见那女子长得婷婷玉立，花容月貌，天姿国色，恍如仙子下凡。

千毒一隻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这女子长得宛如仙女般的美丽，如果伴我晚年，定可解除许多寂寞……”他心中忖动至此，便笑道：“姑娘大概也是巫必成的高足，你难道不知十二年前，老夫与巫必成在华山论剑大会上，有一剑因缘么？”

那孝服的女子冷笑道：“原来还只是一剑因缘，我以为你与家师有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所以连人死了，灵柩也不肯放过。”

千毒一隻哈哈大笑道：“好一个口齿伶俐的丫头，老夫

从来恩怨分明，一剑因缘，当然要了，这是因果，不过……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冷哼一声，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千毒一隻厉声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老夫也不追究那一剑之赐了，不过，老夫要向故人灵前祭上三杯。”

他神色凝重，伸手向供桌上端起一杯酒来，仰面大笑道：“且喜故人有徒如此，本人这第一杯酒，先谢天地！”

说完，便把杯中美酒，高举过顶，然后洒在船的甲板之上。

两个着孝服的青年男女双双肃立抱拳，说道：“在下二人代亡师谢过老丈的宽仁厚义，高抬贵手之德。”

千毒一隻浓眉一扬，伸手取起供桌上的第二杯酒来，目注船舱中巫必成的灵柩，说道：“这第二杯酒，老夫要到老友棺前一祭！”他正要举步向舱里走去时，突见两个着孝服的青年男女，拦住千毒一隻的去路。

千毒一隻双目暴射两道寒芒，怒道：“二位要拦住老夫，是何道理？”

着孝服的青年男子喝道：“舱里家师灵棺，不准任何人接近！”

千毒一隻冷笑一声，手指舱中四个角上坐的四人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能进去？”那青年男子被问得一愣，一时竟呆呆地说不出话来。

坐在船舱角里那位蓬头垢面老者，双手捧着葫芦，又喝了几口酒，冷冷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就准那个老毒物进舱来吧，看他预备玩什么把戏。”

那着孝服的青年男子沉哦一阵，身形向舱口一侧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千毒一隻一步步向舱里的灵棺走近，眼看快要接近灵棺不到三步的距离，舱门边站得那一对青年男女，面色顿呈紧张起来。

葛在此刻，一声暴喝，自船舱的东南角上响起：“站住！”

千毒一隻微微一怔，停步寻声望去，只见那舱角跌坐的灰袍老者，缓缓站了起来。

千毒一隻一见那叱喝之声，乃是泰山上人常修天，不禁面色一沉，冷冷问道：“老怪物你鬼叫什么？”

常修天蓄功于双臂之上，厉声道，“老毒物，你如果再向前走两步，就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了？”

千毒一隻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常修天那一点子武功，还吓不倒老夫，不过老夫在迫不得已时，不愿意与别人动手，你我今夜来此船上，目的相同，就让阁下先向灵棺奠祭也可。”

常修天嘿嘿几声，道：“老毒物，谁和你的目的一样？不过老夫不准你向棺材接近就是！”

千毒一隻面色一沉，黑袍撩起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并不怕你们人多，偏要接近棺材，看你这个老怪物能对我怎样？”他边说边向棺材走去。

泰山上人常修天，灰袍一阵晃动，双掌翻，如怒涛似的掌风，疾如电火似的扫向千毒一隻。

千毒一隻暴喝一声，双手由胸前向外一分一阵闷雷的响声，震得整个大船都动摇起来，浅起湖中浪花，数丈来高。

二人同时向后暴退三四步，千毒一隻暗暗心惊，他觉得泰山上人常修天，较十二年前在华山论剑大会上，掌力又进步不少。

常修天何尝不是在惊奇对方的“玄冰掌力”又增加几成火候。

二人彼此互看了一眼，心里有数，他们都在惊奇对方的功力。就在他二人默默地站着的一瞬间，突见终南山酒客，身形一晃，便向黑色的棺材上抓去。

终南酒客抓去那一招，疾快如石火，眨眼间，便将抓到那棺材之上，蓦见红光一闪，一声沉喝道：“老酒鬼，棺材里也有我老红一份！”

一股热流，登时便袭向终南酒客胸前。终南酒客忙滑步闪身，飘向一侧。

他睁大一双眼睛，怒视了红如火一眼，晒然道：“想不到咱们是多年的老友，你还是冲我而来的。”

红如火嘻嘻几声，摇头道：“非也！老夫今夜赶来此地，志在……”

千毒一叟一扫场中形势，心想：“除了那少林老和尚没有动手外，其余三人，并非连袂而来，他们原来也是勾心斗角，我何不用方法挑起他们火拼起来，自己便可以坐收渔人之利……”

他干咳几声道：“红大侠尽管出手，你我合作，到时候平分秋色……”

红如火呵呵大笑，接道：“老毒物，你少得意，老夫谁也不合作，什么秋色春色的，俺不懂得，俺只晓得……”

坐在舱角上未动的少林高僧天云大师，冷笑道：“千毒施主，你从关外赶来洞庭，原来不是为祭奠，而是为夺取……”他说了一半，便悠然住口。

千毒一叟微微一笑道：“想不到一个出家的少林高僧，

竟也来参与其会，既然六根未净，就赶快还俗吧！”

天云大师面色一整，低声喧了一声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不要随口乱说，老衲今夜来此，并非为夺取什么奇宝而来。”

身着孝服的青年男子，剑眉一竖，朗声道：“家师去世之后，尸骨未寒，各位前辈，有些是家师生前好友，理应帮助晚辈扶灵去四川峨嵋山安葬，不应该途中藉故刁难，各位均为名重江湖的人物，如此行径，传出去不怕被别人齿冷么？”

千毒一隻嘿嘿几声，接道：“少年人应该老实点，你们这一套骗局，能瞒过老夫的耳目么？”他顿了一顿又道：“你那老鬼师父巫必成取得‘雪江七星图’之后，伪装死去，然后拿着‘雪江七星图’到松花江雪霞湾里取得武林两大奇宝，练成绝世武功……嘿嘿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不错，可惜，被老夫识破了。”

那身着孝服的青年讶道：“老丈之言，在下有点不敢相信，在下亲眼见家师去世，难道这口棺材之中，还有诈么？”

千毒一隻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棺材之中，不是你的老鬼师父，而是！……”他眨眨眼睛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

少林天云大师哈哈大笑道：“老毒物以为这口棺材之中，便是藏了那七张‘雪江七星图’么？”

千毒一隻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从嵩山仆仆风尘，兼程赶来此地，不是为了‘雪江七星图’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天云大师双掌合什道：“出家人对财宝二字，早已淡忘，老衲这一次千里迢迢赶来此地，主要是为了一个人……”

那着孝服的青年，剑眉一轩，道：“在下亲手为家师成殓，棺材中决不是什么‘雪江七星图’，在下可以保证！”

红如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毒物如果不相信，待老夫开棺给你一看！”

那身着孝服的女子，飞身入舱，卓立在黑棺前面，诃叱一声道：“谁要是大胆敢开棺侮辱我师父的遗体，就不要怪本姑娘手辣心狠了！”

红如火看那少女姿色倾国倾城，可是面带寒霜，凤目射出两道吓人煞光，凛然有不可侵犯的样子，他心中微微一怔，便停下步来。

千毒一叟怕红如火抢先夺图，他忙欺身而上，一掌向棺材上击去。

蓦见一道劲风，从斜里打入，把千毒一叟的掌风托起，紧接着，一声厉叱道：“老毒物你想干什么？”

千毒一叟见斜里打来一股劲力，大得惊人，不觉暗暗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在皓月照耀之下，飞来一道白影，眨眼之间，便已闯进舱来。

千毒一叟看清来人面貌之后，不禁失声惊叫道：“塞外幻魔！”

塞外幻魔仰面一阵狂笑道：“千毒老鬼，你说话客气一点，老夫如果晚来一步，你今夜便血溅洞庭湖了。”

千毒一叟不解地问道：“塞外幻仙，你休卖关子，怎么说晚来一步，老夫便没有命的道理？”

“塞外幻魔”李摩天哈哈大笑道：“称老夫为‘塞外幻仙’这还像话，‘魔’字多么难听，老夫告诉你，你刚才那一掌如果把棺材劈开，就算你拿到‘雪江七星图’那七张

斗。可是你没有睁开眼睛，看看四周站的人，无一不是中原高手，他们联合四人之力，对付你一人，你不血溅洞庭湖，还有生路可走？”

千毒一隻沉哦一阵，忖想道：“以‘塞外幻魔’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如果利用他来对付眼前四个家伙，必可稳操胜算……”

他浓眉一轩，用传音入密之法，对塞外幻魔道：“你我俱都是关外之人，如果合你我二人之力，来对付这中原四人，必有把握取胜，咱们取到‘雪江七星图’之后，立即去松花江上取宝，武林两大奇宝，任凭兄台挑选一件如何？”

塞外幻魔李摩天，又是一阵大笑，然后亦用传音入密之法，缓缓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兄台‘玄冰掌’威力倾绝千古，就请出手吧！”

千毒一隻暗骂了一声：“这老魔头好刁滑呀！”他想：“老夫到时候自然有方法来对付你这魔头。”

千毒一隻一面暗忖，一面运功于掌上，准备出手。

场中一阵暂短的沉寂。

突然听到红如火口中发出一阵冷笑，道：“塞外幻魔入居关外，今夜能有机会见到阁下，幸会，幸会！”说着，他身上红袍一阵抖动，顿时一股热流，从红袍中散发出来。

塞外幻魔一阵狂笑道：“阁下大概就是名扬中原的红如火绰号‘赤天红魔’吧？”

千毒一隻忙干咳几声，接道：“阁下知道冰炭不相容的道理吧？”

红如火嘿嘿几声道：“老毒物，你休想挑拨离间，坐收渔人之利。”他话语顿了一顿，提高了嗓子，宏声道：“今